

# 蔡青枝的演艺人生

■李郁

(上接1月5日15版)

## 六、爱在舞台梦未圆

郑州汇演结束回到太康，县文工团更忙了，县里各公社都要求去演《前进路上》，同时外省外县来邀请演出的也是应接不暇。

先是邻近的县剧团来取经，接着外省的剧团也来人学习、移植《前进路上》；山东剧团的人刚走，西北甘肃和东北黑龙江的剧团也来人了。更想不到的是全国各地竟有几十个“春霞”不约而同云集太康，她们亮出介绍信，一来就提出要见蔡老师，要向蔡老师学戏。她们也知道蔡老师并不老，这些“春霞”的年龄，有的比蔡老师还大。

人家不远千里而来，不能不教啊。

蔡青枝百忙之中接见各地来者，没日没夜地教，累得几乎瘫倒。

就在蔡青枝忙得连轴转的时候，北京的河北省梆子剧团的李导演带人来太康学戏。她把“公社书记”、“生产队长”和“王春霞”都带来了，特别是那个北京籍的“春霞”，简直和蔡青枝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对于首都来的同行，全团也都是高看一眼，蔡青枝、文工团的导演及几位老演员一起帮教，编剧韩锦超也到场指导。本来早就盼着能进京送戏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，这次《前进路上》要由兄弟剧团在北京演出了，怎能不让人高兴！太康人的热情，让李导演无比感动，除设宴答谢，临别时还嘱咐蔡青枝和编剧、导演：“今后去了北京，可不要住宾馆，我们团里有地方住，我的办公室也能住！”

不久，李导演致信太康县文工团的导演周雷：“感谢太康县文工团的热情帮助，回来后经过紧张排练，日前在京正式演出，戏牌挂出场场爆满，北京人和太康人、河南人一样喜欢《前进路上》。我们两个团在戏剧表演艺术的前进路上结下的革命情谊，使北京和太康紧紧相连。”

全团见了来信就像听到重大喜讯，人人为之欢欣鼓舞。《前进路上》终于唱到北京了，这圆了太康县文工团的一个心愿。

1974年元旦一过，太康县革命委员会安排县文工团赴密县煤矿、平顶山煤矿慰问演出，剧组立即出发。

剧组先到了密县一个矿上演出，矿井周边的农民一听说《前进路上》来了，蔡青枝来了，远远近近都赶到矿上看戏，露天演出时，树下是人树上也是人。

在密县各矿井演两天，又转战平顶山。在平顶山最多一天演过九场。在这个矿演完，赶快转移到下一个矿。矿上职工看戏都是有组织的，当剧组赶到下一个矿上的影剧

院里，组织好的职工也都入场了。蔡青枝等三个演员也不洗脸不换装，只要锣鼓家伙儿一响，上台就唱。

不论是在密县还是在平顶山，虽说是慰问演出不挣一分钱，可人家矿上的接待真是没啥说的，不仅矿上领导出面欢迎，而且吃得好，住得好。只要唱，职工都鼓掌喝彩。

蔡青枝从来没有像在平顶山唱戏那样劳累过，因为唱的场次多、密度大劳累过度，她的身体出现了状况。行内人都知道“饱打饿唱”，演武戏的演员可以吃饱演武打戏，吃得饱才有力气开打，而说唱演员不宜吃饱，因为吃饱了影响气息和发声。蔡青枝多年来每逢演出或重要排练时都不吃饱，没想到，到平顶山后她再饿也吃不下东西了，水也喝不下，时间一长，连饥饿感也没了，身体乏力渐显，好在她还年轻，强撑着也能唱下来。

平顶山矿务局办公室的霍主任了解情况后，对她说：“这可不行啊，不吃东西你哪有力气蹦啊？你没力气蹦咋能唱好啊？你唱不好，职工咋能听到好听的太康道情啊？”

于是，霍主任给蔡青枝准备了一盒点心、一盒奶糖、一袋白砂糖，还用一个大热水瓶装满热牛奶，蔡青枝演到哪个矿，他就掂着这些“特供”跟到哪个矿。他要蔡青枝随时吃奶糖补充营养，以防出现低血糖，要她把加糖的牛奶当成茶饮，渴不渴只管喝。在他看来，这是矿上领导交给他接待任务的分内事。蔡青枝很受这个长辈的鼓舞，吃块奶糖，勉强吃几口点心，再喝些温热的牛奶，以补充能量增强体力。

而演公社书记的岳振鼎和蔡青枝就大不同了，他是越累越能吃能喝，好像吃不饱喝不够似的，在舞台上一直体力充沛。

《前进路上》有几句台词：“大路上车车粮，高垒如山，交国家送粮库把革命支援。”去两地煤矿慰问演出时，就改成了“大路上车车煤，高垒如山，离矿井往东方把太康支援”。太康的大煤场很快积煤如山，文工团不辱使命，在他县都缺煤的时候，太康煤建公司敞开向全县供煤了。早已“断粮”的县火力发电厂又开始日夜发电了。

从平顶山回到太康，蔡青枝疲惫不堪，嗓子因劳累也不如从前，真想睡上几天。可是马不停蹄，《前进路上》又应各地之邀由近而远走出太康，冲出河南，到各地巡演。

剧组在杞县演出期间，一天，蔡青枝正在街上走着，有人指着她说：“那个就是蔡青枝，就是她演的春霞。”有一个老大爷赶上来，问她是不是太康的蔡青枝。蔡青枝说：“大爷，你不认识我。我是蔡青枝，来咱杞县



1978年蔡青枝在上海留影

当——”这“当”还没唱完，台下就喝起了倒彩，并喊“我们要真春霞”，弄得团长不得不出来解释，安抚观众。

1976年10月，粉碎“四人帮”。到了1977年的元旦，省里调蔡青枝赴省参加元旦晚会，蔡青枝就带了主弦同赴郑州。到郑州后，她花不到十元钱，买了一双半高跟儿的漆黑明亮的皮鞋，穿上心里美滋滋的。在省体育场，豫剧大师常香玉放声高歌“大快人心事，揪出‘四人帮’”。政治流氓文痞，狗头军师张……”这是为郭沫若写的《水调歌头》一词谱的豫剧唱腔。常香玉唱得激昂有气势，被郭沫若赞为“使拙作生辉”。接着是蔡青枝登场，她的一曲《华主席穿上绿军装》，利用太康道情演唱中的当句重复的唱法，表达了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人们的喜悦之情，唱得情深意切，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在后场，常香玉拉着蔡青枝的手说：“来，乖乖，咱俩坐这边！”连夸青枝“嗓子真好，唱得更好”，还夸太康道情“好听”。

越调名演毛爱莲也去了，她上场前找到蔡青枝说：“妞妞，你的鞋让我穿穿吧，唱了再换过来。”蔡青枝为之惊，她这才注意到，毛老师的鞋可真该换了，毛老师穿的衣服也该换了啊。她急忙答应，换上了毛老师的那双布鞋。毛爱莲“暂凭此鞋长精神”，意气风发地登台了。后来，蔡青枝听说毛爱莲老师在“文革”中的遭遇苦得很哪。

自从蔡青枝等人唱响《前进路上》，全国观众给蔡青枝写信的可真是不少，但蔡青枝都没看到。终于有一天，剧团的领导提着两大捆信交给她，说：“青枝，这都是你的信，你一次收完吧。反正都是外地的信，都是不认识的人，拆不拆都好。先说一下啊，你可别告我。”蔡青枝一阵激动，这些信本来是没迟到的，想不到都“迟到”了。领导没有多说，但她完全理解领导的良苦用心，怕在那个时候这些信干扰她演戏，给她带来不必要的思想上、工作上的负担——每天如果读信回信，那要占用多少时间和精力啊，这对领导来说也是应该考虑的。看着这些信，她又感到领导也是多虑了，拆开几封读了，基本上都是给她鼓励的，表示想向她学戏的，也有些信里表示想请她去教戏。拆了几封后，她不想再拆了，但她从内心深处感谢这些给她来信的人，他们都是爱戏的人，是支持鼓励她的人。

1976年，省文化厅为蔡青枝颁发了中专文凭，转为国家干部，又涨了工资。

1977年，作为一个大龄青年，蔡青枝完成了一生中的个人大事——出闺成大礼，丈夫是一名军人，也是太康县人。

(未完待续)